



念想

■郭艳华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每到冬天，父亲从城里回来都会买一袋胡萝卜。有时用大葱烧胡萝卜，有时胡萝卜炖粉条，有时凉拌胡萝卜丝，总之，饭桌上离不开一道胡萝卜菜。

我不解地问：“爸，您是不是喜欢吃胡萝卜呀？”父亲摸着我的头说：“冬天吃胡萝卜，胜过吃人参，你要多吃胡萝卜，才能长身体。”说完，父亲又自言自语道：“吃胡萝卜也是我的一个念想。”什么是念想？我也不懂，也没追问。

时间如白驹过隙。父亲到了退休年龄，他把老宅前的空地上，种上各种蔬菜，围成一个小菜园。尤其到了冬季，父亲种的胡萝卜长势喜人，胡萝卜的叶子绿油油的，层次均匀，微风吹过，叶子随风起伏，如荡起的波纹。父亲对它们呵护有加，怕胡萝卜的叶子旺长，消耗胡萝卜的营养，每隔几天父亲就会把胡萝卜顶上多余的叶子掐掉，分给邻居们蒸着吃。到了挖胡萝卜的时候，父亲更是小心翼翼，每铁锹下去都要做到不刮破胡萝卜的皮，挖出的胡萝卜裹满泥土，父亲就打来几桶清水冲洗干净，拿出塑料袋把胡萝卜分袋装好，送给左邻右舍。

一天晚上，我对父亲说：“爸，您都七十多岁了，身体还不好，别在种胡萝卜了，想吃就买点。”父亲望望我，神情严肃地说：“种胡萝卜是我的一个念想，把种出的胡萝卜送给邻居们吃是我的心愿。”我问道：“您的念想是什么啊？”父

亲缓缓说道：“那年，我去城关镇办事，没有交通工具，只好拿着文件袋徒步前行，不敢休息片刻，走了一上午，终于送到了地方。可是，在返回途中，我就饿得肚子疼，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，怎么也抬不起来，我只好坐在路边等待有好心人路过，向他们讨点吃的。可等到太阳都下山了，也没见一个人路过这里……这时，从南边走来一个拉架子车的老汉，他走到我面前问我是不是生病了？我说是饿得走不动了。老汉从架子车上拿下来一小袋胡萝卜给我充饥，我接过老汉递过来的胡萝卜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我还没来得及向他道谢，老汉又从车上拿几个胡萝卜塞到我口袋里，说让我留着路上吃。我看着老汉，感动得泪水在眼眶里转，老汉朝我摆了摆手就继续赶路了。”

父亲接着说：“我回到家，把老汉救助我的事给你奶奶说了一遍。你奶奶问我老汉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在哪里？我这才想起来，当时忘记问老汉的姓名住址了。从此，我就四处打听老汉的消息，一年又一年过去了，却查无音信，我对老汉的念想也越来越重。我只好多参加捐献活动，或者把自己种的胡萝卜分享给乡亲们，传递老汉当年给予我的大爱。”听了父亲的口述，我既敬佩救助父亲的老汉，又赞誉父亲的举动。

如今，父亲带着对老汉的念想走了，但老汉的爱心会在我辈手中传递下去……

流动在心里的幸福

■武华民

年底前，我终于下决心换掉那台烧机油的车，连贷款带置换，开回了一辆国产新能源汽车。

开着这台科技含量高的新车，我还真有点不适应，但想起换车、买车的过程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我那台开了十年的帕萨特，之前还行，近两年却出现了烧机油的现象，后来到了“一箱汽油一升机油”的严重地步。修理厂师傅说后期有拉缸的可能，需要大修。

我不想拆发动机，就想治理烧机油的现象。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，查信息、找“偏方”，多次购买昂贵的烧机油“药水”，却没什么效果。

车辆是日常出行的工具，开着问题车，心情也不好。每次路过尾气自动检测站，“不合格”三个红字，令我头疼不已。

一天，我看到同事换置了新车，这也加剧了我换车的想法。回到家，我准备跟妻子商量一下换车的事，刚一开口就遭到妻子的反对，最后，我好

不容易做通了妻子的工作，钱又凑不够了。幸好购买新能源汽车免购置税，旧车置换国家还有补贴，同时也能享受到贷款优惠政策，于是，我下决心换车。

在车的选型上，我倾向于国产车，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，我购买了比亚迪汉ev。当开上车的那一刻，心里的幸福感油然而生。近些年，我注意到国产新车渐渐多了，样子也时尚了，尤其是挂着绿牌的油电混动、纯电新能源汽车数量明显增多。楼下邻居刘师傅两个儿子都开着新能源车，他深有感触地说：“近些年，国产汽车变化很大，这一点从车展上、从汽车销售排行榜上就可以看出来。”

有句话说得好：“幸福就是每一个细微生活愿望的达成。”时代在发展，人们的出行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碧水蓝天之下，人们驾驶着心仪的汽车，行驶在四通八达的祖国大地上，奔向心中的梦想。

梦

■王一炜

我见过一万株麦苗所做的梦。

它们蜷缩在白雪覆盖的泥土里，沟渠中结着一层薄薄的冰。候鸟已经到达南方，去追寻太阳的热度，只剩下孤独的麻雀，神情木讷，不知所措。麦苗沉浸在美梦中，翠绿的芽尖冲破白皑皑的雪，全然不顾风霜雨雪，它们桀骜不驯的样子，像极了叛逆的少年。

它们梦见了风的到来。麦苗看见风从远处赶来，就集体喊道：“风来了，风来了！”风吹过的时候，麦苗们却集体噤声，被风抚摸过后，又向着风离去的方向挥手告别。

它们梦见了颗粒归仓。夏天还没结束，麦子已被太阳晒得金黄。它们整天呼唤，希望引起注意，它们喊哑了嗓子，终于，种植者们听到了它们的呼唤声，就磨了镰刀，赶到地里来。

又是乍暖还寒时候，本应灯火璀璨、人群熙攘的元宵佳节，却在疫情的影响下寂寥无人，只有一轮圆月挂在空中，曾经相随的群星也在阴云的压抑之下匿迹。

毕竟是元宵节，我去看望爷爷。

我们曾经一次又一次坐在堂屋门前的廊檐下，细数着大门上的裂纹和院子里的几株古花树，生怕会遗忘庭院中的一草一木和细碎的过往。如今，爷爷因脑梗躺在床上八年了，脑部供血不足和神经压迫使他的脑部萎缩，渐渐地，他不再是曾经那个神采奕奕、聪慧通达的老人了。

爷爷让我坐在他身旁，给我讲述他昨夜的梦：“我梦见这世上就剩咱爷俩儿，你问我想去哪？我说想回老房子……”

爷爷哭了。

这么多年，我也一直在离家乡较远的地方，时常会想念家乡故土的芬芳；每当我打开房门，总觉得眼前还是那几间老屋和那几株古花树。这时我才明白，爷爷已经把故土的情结播撒在我的心间。

我恍若又听到那一万株麦苗发出的呼唤……

翠竹礼赞

■范烂

屋后园中一丛竹，傲视严寒战酷暑。
亭亭玉立不娇媚，雪压弓身鞭根固。
竿做器具叶制茶，唯图奉献与付出。
我赞翠竹当自强，翠竹夸我享清福。